



## 天鹅

## 早钓(外一首)

□邹积慧

风暖江波岸柳长,身边摇曳野花香。  
心催轮线频抛远,甩落辰星钓太阳。

## 赏丁香园

当空七彩正新晴,雨洗枝头豁眼明。  
人近春花花浪起,花盈人海海潮生。

## 麦田

□邵龙

在城市里住久了,常想到麦田去  
看看,想透透气,也找回儿时的记忆。

我是九岁的时候随父母搬到农村去住的,那期间发生过很多让我难忘的事,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麦田了。

那是一个春天,我们一家坐着拖拉机,去一个叫头林的公社(现富锦市头林镇)。

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麦苗(开始我以为是草),天湛蓝湛蓝的,远远望去有一个人牵着一匹马,马后面拉着一个圆圆长长的大磙子在不停地漫无边际地走着。我很是不解,后来才知道,那是在压青。别的庄稼苗都是怕踩怕碰的,唯独麦苗皮实!你随便踩随便碰,它是越踩长得越快,越碰越壮实!农村人少地多踩不过来,就用马拉大磙子压,那磙子有木质的,也有石质的。实际上我们人的成长也跟麦苗一样,越经历磨难就越坚强,越成熟,可惜我们做父母的培养孩子,总是过度庇护和溺爱。

麦子成熟的时候,差不多长到大人的膝盖上面那么高,麦穗和麦秸都呈黄色,金灿灿的一片连着一片,与蓝天白云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,微风吹来,麦浪翻滚,稻穗飘香,一派丰收的景象。

麦田里藏着各种各样的故事;邻家二丫和李家大哥在麦田里恋爱过;老王家的猪在麦田里丢过;还有后来听说和在画报上看到的麦田里的怪梦……

而我最喜欢的是用麦秸秆编蝈蝈笼。直到我过大半辈子了,有人问我有什么特长会什么技术时,我仍禁不住会说:编蝈蝈笼子!编蝈蝈笼子也应该算是一种工艺了,先要去找两个蒿子秆做底座,然后再去找麦秸杆。麦秸杆必须是大小不一的,细小一点的插进粗大一点的里面,这样才能一个一个连起来,一折折,一层层,扭曲着编织而成,编好的笼子类似宝塔,比宝塔更精致。

麦秸编好笼子,就要去麦田里抓蝈蝈了!麦田里的蝈蝈又大又红,叫声嘹亮,但特别精明灵巧,抓起来很难。我经常顶着炎炎烈日,为抓一个蝈蝈耗上一晌午,汗流不敢擦,有蚊子咬不敢打,屏住呼吸,声怕吓跑了蝈蝈。那时一到夏天,我家的屋檐下总是挂着一排我用麦秸编织的蝈蝈笼子,就像挂着一排黄色的小灯笼。每个灯笼里面都装有我在麦田里捉的火红的蝈蝈,每个蝈蝈都扯开嗓子不停地叫着,一个比一个叫得响,一个比一个叫的时间长,从不停息。我就在那叫声中读着自己喜欢读的书,真是惬意得很。

这些年在城里,我也曾买过蝈蝈和笼子,虽不是自己在麦田里捉的蝈蝈,那笼子也不是用麦秸编的,却也能唤起我儿时美好的回忆。

真的想去郊外的麦田,去编蝈蝈笼子,去亲手捉蝈蝈,重温那时的快乐,释放工作的压力,可是我确实太忙了,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关在钢筋水泥筑成的笼子里的蝈蝈,拼命地叫着,但是出不去……

## 年龄的力量

□沈睿

二十世纪最出色的女哲学家波芙娃的自传《年龄的力量》对我有很深的影响。二十多岁时我们是感觉不到年龄的力量的。那时,年龄是一个未知数,我们不知道年龄有什么意义和影响。我二十多岁时从来没想过我活到五十岁时会是什么样。记得我生孩子的时候,那时我不到二十六岁。我想,如果我的孩子二十六岁时,我会是什么样呢?我想不出来。如今我很快就会五十岁了,离五十二岁并不遥远了。我的儿子不久前问我:“妈妈,你现在的生话与你二十多岁时设想的有什么不同?”我想了想,说:“妈妈年轻时不知道年龄是怎么回事。现在我懂得年龄的力量。”

到了中年,特别是四十岁之后,我开始获得了一种过去没有的信心,那就是对自己能力的肯定,包括对人和世界的判断力。比如,从十几岁时起,我就知道我这一生会以写字为生,而且知道自己有独特的光泽,但是我从来都没有信心,没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这是我的能力和我的梦想。我和我的第一个丈夫,共同分享的就是对文字的热爱。他也是一个有独特文风的写作者,常常对我的文字风格给予肯定:“你的文字很自然,天然得好像地下水自己源源不断地冒出来;你的文字有一种幽默感,好像不是女人所写的。”就因为这样的理解,与他共同生活了十六年。十六年的婚姻让我懂得,人得为自己而活,不能为别人而活。第二次婚姻,我对将要作我

的丈夫的人只有一条要求:“我们必须是自己生活的中心。你是你的中心,我是我的中心。”他仔细琢磨我的话,想明白我到底说的是什么。他答应了,但是我想他并没有真正明白。结婚后,我要为自己的前途到别的地方去教书,我们分居在美国东西两岸。他信守诺言,支持我以自己为中心。我也说到做到,我是我的中心。年龄告诉我,无论怎样爱另外的人,都不能放弃我自己对生活的梦想。一个没有自我的人,其实就是无足轻重的。

以前家里常常是“往来无白丁”,人人似乎都是诗人、作家、艺术家,我对我们这些人都仰慕得不得了,常常觉得自己的说话都没有底气,担心自己水平不高,怕他们笑话。这些诗人、作家、艺术家,也个个才华横溢,天马行空,没有下到凡世听我说话。我学会了缄默,学会了做很多的饭来招待客人,却没有学会发言。直到今天,我在人多的场合还是不太说话。但是我却学会了通过一个人的行为举止、服装穿戴、吃饭说话的方式看一个人的品质,看一个人怎样对待他人和自己。四十多年看书看人,我走进教室和我的学生谈话,几分钟后我就能知道哪个学生是用功的、哪个是聪明的、哪个是狡猾的,好像自己都成了相面先生。这种分析相面能力是多年生活和观察积累给予的。年龄给了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深度,年龄给了我们分析人的经验的眼光。人到中年,如果还没有自

己独特的眼光看世界,大概也只能像德国诗人里尔克说的那样,“如果你此时孤独,就永远孤独吧。”

年龄的力量使我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微不足道。我的存在、我的生命,除了对我自己之外,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。我喜欢写作,但是写作本身的目的不是要名扬天下或名留千古之类的。写作是自己生存的方式,因为对世界好奇,忍不住记录自己的思绪。把自己写的东西发表出来或放在网上等等,目的也只有一个,在这个茫茫的世界里寻求几个同声相应的朋友。而在根本上,自己的生命和写作并没有任何重要性。我深深地理解为什么卡夫卡死前要求把自己的作品全部都烧掉,因为卡夫卡没有把自己当一回事。我对那些总觉得自己为历史和未来生活而写作的人感到不解,只有黄毛小儿才对未来充满幻想。有的人总觉得要对历史负责,好像他们是自我委任的太史公。也不想在我们之前的两三千年的历史里,一定有很多人曾经坚定地相信未来,可是他们现在在哪里呢?年龄告诉我,千万别把自己太当一回事,无论干什么,就是在这一点上,我非常欣赏中国作家王朔。

年龄的力量使我刻骨铭心地感到没有未来,只有今天。今天我有很多事情要做,要打电话,还要到森林里散步。今天我思考,故我存在。今天我存在,故我思考和写字。生命只有今天,明天未必到来。

## 大河人家的风范

□王振涛

龙江故事来稿请寄:a84655106@163.com

黑龙江故事  
黑龙江省作家协会

夏的浓荫,绿森森的屏障氤氲在古老的河畔上……

退休后,一贯爽朗的老校长呆不住,就在片泡的小学校里当起了义务辅导员、保安员。那年头晚上常停电,英朴清晰地记得左邻右居、前后街的老乡亲们晚饭后领着自家的孩子聚集在老校长的屋里,白天没有学会的给补课,学会了的听故事;有时讲着讲着来电了,满屋子露出老少爷们的灿烂的笑容,有时整宿都是烛光摇曳……老校长每月开支都不忘叮嘱家人多买几包蜡烛,为此还受到英朴母亲的埋怨。

后来集中办学,片泡小学迁走了。老校长在大泡子养上了鱼,又在大甸子道边,稀落的房屋溯河而居。当时,英朴家因大西院、二西院、幺院而著称,占据着河岸上较宽广平坦的一个地界儿。老屋前后山墙清一色的草壁子砌成,外墙幽深、青苔墨绿,透着原始久远的光阴和气味,小叶樟房顶上五彩牵牛缠绕,婆婆丁开花。秋天里,门前的大泡子苇荡深深、硕大的芦花如羽,大河两岸弥漫着馥郁的芳香,野泡子里的鱼隨便用柳条子编的筐就能捞到。

英朴的童年没有缺憾,他较其他同龄的孩子幸福得多。他上有两个哥哥,下有两个弟弟、一个小妹妹。他父亲是当地学校的校长,后来又调到前进中学任大校长,也是我那届的老校长,连任数届一直到退休。他妈妈是一个极赋家庭天性的,很会持家过日子。那年月低廉的教师工资54.5元,在那个大家庭里还绰绰有余。妈妈主内,爸爸在外。片泡屯的老辈子人都说:幺院的孩子有出息。

那时候,老学校离家五里多地,老校长每天步行上班,孩子们总是沿着老干线渠堤,排一行跟在老校长身后,迎着初升的太阳,趟着湿露的春草。老校长后来就任的前进中学,坐落于在金钱屯八百多年前金代的古城墙根下。一拉溜低矮阴暗的教室里摆着露白俏儿的桌凳,一上课,老师沙哑的嗓音伴着学生屁股下破凳子的吱嘎声,夏天房顶漏雨,冬天墙缝结霜。老校长看着这风雨书声的校园,心内如焚,下决心改变教学条件。他找来当地的老校长,研究挖工维校。于是,在农忙的紧要关口,老校长带领师生帮助生产队锄草、拣苗,那时候地荒得要命,农忙季节很长……秋天里又漫山野地里给家里拾荒……在农闲的季节,社员们赶来大马力车来拉黄土和麦花溜,和成泥,把破校舍的山墙后墙抹得溜光,又找来木匠换了新窗户,玻璃锃明瓦亮,要散架子的桌凳给换了新面,从此师生们有了稳定的学习环境。

一百多年前,为躲避战乱,英朴的先人们逃离古都山东永平府,千里迢迢一付竹筐担着细软、担着王家的子嗣闯关越县奔往东北大荒片。

英朴的先人在双城堡南万顷平原中发现一条大河。这里人迹寥落,连天的草甸子望不到头,水草肥美,沙滩上簸箕大的乌龟晒着太阳,野泡子成片。从此王家就和另外几家外来户在这块风水宝地安营扎寨,大河沿儿第一批农耕文明开始了,渐渐地,片泡屯诞生了。

光景到了1943年,日本关东军在其统治区强行征兵,其中就有英朴的爸爸王世林。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截获了溥仪,解散了国军。英朴的爸爸匆匆赶回大河沿儿的老家,面对的是凄零破败的家园。二老先后故去,偌大的幺院只剩下三个幼小的妹妹和一个刚满8岁的弟弟。

面对家庭的妻零变故,骨子里涌动着先人励精拓荒精神的王世林,抖起精神肩负起治家兴家的重任。两年后,在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中,大河北岸幺院的老宅里传出了第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,王世林的大儿子英伟出世了,幺院迎来了共和国新一代。土改工作队组织农民识字班、办夜校,英朴的爸爸在识字班教农民识字,在这期间,王世林不断巩固、丰富自己的知识,培养了许多和他一样的有志青年,奔赴祖国需要的地方。凭着对新中国的一腔热血,短短一年多,他也因此成了在思想上有远见、政治上有抱负的杰出青年,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不久被调入教育部门,从此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,硕果累累。

如今老校长已离世多年,其妻被儿女们接到城里安度晚年。如今只有幺院耕读传家诚实守信的仁者之风,依然在片泡老屯根植,还在透溢着大河人家的风范。

## 追逐京剧传神之美

□文/摄 新国君



京剧表演的是中国的故事,京剧摄影撷取的是表演的精彩瞬间。

摄影与京剧结缘,是在20世纪初。随着摄影技术在我国的传播,京剧舞台与京剧人物,便成为摄影在中国应用的重要拍摄领域,主要表现形式是剧照。那时在京津沪等城市,报纸对京剧演出的报道,多要配发剧照,是为宣传剧目和演员,图文并茂,给人直觉形象,招徕观众,也是活跃报纸版面,这已成为传统,流传至今。

而今,观众、读者和摄影家对京剧的审美要求,已不满足于传统的剧照了。人们希望京剧摄影进入更上一层楼,运用摄影语言,创造性地表现京剧唱念做打舞的出神入化之美,手眼身法步的千变万化之韵。显然这要瞄准舞台上的表演,随机抓拍动态中的转瞬即逝而又难以重现的瞬间,这要突破拍摄演员的亮相和静态舞台场面的惯性思维,上升为捕捉动态的理念与创作。

京剧舞台上的动态与静态的变化具冇直观性、独特性。剧中人在舞台上,静,静如处子,动,动如狡兔;静,如江水无波,动,似千军万马。人一动,则水袖翩翩,或长袖飘摇,及至扇子、髯口、帽翅的开合、抖动、高扬,以及打出手、云里翻等,这都刻画着人物性格,演绎着剧情,那刚柔相济的飘逸之美,流动着艺术的韵律,恰似一幅幅流动的水墨画。摄影家在构思中,以此抓拍而完成的二维创

作,源于舞台,又高于舞台,确可完美表现摄影艺术的特质,拓宽读者欣赏与想象的空间。

动态的瞬间是形,传神的瞬间是眼,人说“眼睛是心灵的窗口”。京剧演员的眼睛,经过长期的训练,灵动有神,顾盼生辉,因而在剧中,优秀演员总会用眼神配合形体,表达剧中人物复杂细腻的感情、性格、思想与意念等。中国京剧在国外演出,演员眼睛无不引起当地艺术家的注意,他们说“京剧演员的眼睛,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”。这是京剧艺术的一个重要的特征,俗称“一身的戏在脸,一脸的戏在眼”。摄影家要把京剧的拍摄提升到一个新的创作境界,如何在动态中以人物为中心,画龙点睛,以眼传神,当是理念与创作实践中的自觉的创作追求。果如此,自觉抓拍的人物眼睛的喜怒哀乐悲恐惊的变化,或是忧愁心思病醉疯的壮态,会有神来之笔,一笔传神,提挈全片,摄影作品自会有了灵魂、灵动和灵气。

京剧艺术是综合艺术,是中华艺术之美的荟萃。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国情、伦理道德,以及对圣君贤相、清官廉吏的尊崇,对公平正义、美好生活的追求,融汇贯通为舞台上的真善美,抽象幻化出内化心灵、外偷耳目之美。单从表演之美观察,它是写意之美、虚拟之美、程式之美与夸张之美的集成,是京剧摄影艺术丰富多彩的素材,激发创作灵感的要素,也是对京剧摄影艺术如何升华的挑战。摄影家现场捕捉精彩瞬间,表达感受,提炼主题,传神达意,是个性化的精神生产。

京剧摄影艺术和其他文艺创作相类,虽然工具是相机,是快门,但快门的“功夫在画外”。有志于京剧摄影艺术的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,需要向京剧演员学习,以他们的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”为鞭策,摒弃急功近利、急于求成的冲动,坚持不懈地丰富自己的思想与文化积累和艺术修养,吮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乳汁,长期苦练、修炼,走好艺术创作规律和出精品的“华山一条路”,方能以自己的风格,描绘好京剧摄影艺术的传神之美。

剧场抓拍,并非易事。剧场的空间有限,与室外的无限空间比,抓拍的受限性很大,摄影者又不宜过多走动,舞台上多光源随时变化,剧中人物动静交替,情景、情境辄有转换,眼前的拍摄客体,比室外抓拍难度倍增,这要求摄影者要多读剧本,多看戏,熟悉剧情,了解人物,知道一场文戏或武戏表演出彩在何处,哪时眼睛最传神,哪时表演的神与情独具

魅力,做到心中有数,有备而来。进行抓拍创作时,却又不可按预想刻舟求剑,手握相机,随表演的新变化,盯住剧中人,用虚实、远近、渲染、衬托、对比、夸张、仰拍、特写、全景等手法,变换光圈和速度等,方可从容,易得神来之笔。

京剧艺术是综合艺术,是中华艺术之美的荟萃。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国情、伦理道德,以及对圣君贤相、清官廉吏的尊崇,对公平正义、美好生活的追求,融汇贯通为舞台上的真善美,抽象幻化出内化心灵、外偷耳目之美。单从表演之美观察,它是写意之美、虚拟之美、程式之美与夸张之美的集成,是京剧摄影艺术丰富多采的素材,激发创作灵感的要素,也是对京剧摄影艺术如何升华的挑战。摄影家现场捕捉精彩瞬间,表达感受,提炼主题,传神达意,是个性化的精神生产。

京剧摄影艺术和其他文艺创作相类,虽然工具是相机,是快门,但快门的“功夫在画外”。有志于京剧摄影艺术的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,需要向京剧演员学习,以他们的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”为鞭策,摒弃急功近利、急于求成的冲动,坚持不懈地丰富自己的思想与文化积累和艺术修养,吮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乳汁,长期苦练、修炼,走好艺术创作规律和出精品的“华山一条路”,方能以自己的风格,描绘好京剧摄影艺术的传神之美。

在一个黄昏时分,我来到祖父的倭瓜园,我是来喊祖父回家吃饭的。我看到祖父反剪着手,将军一样走在倭瓜园里,在朗朗的秋阳下容光焕发。他的目光抚摸过每一个倭瓜,目光里充满了水一样的温情。他停下来,慢慢地弯下腰,拍拍这个,敲敲那个,嘴里轻轻地呢喃着:老班长、二嘎子、老刘……夕阳给倭瓜涂上一层玫瑰色,祖父就那样久久地蹲在地上,低声呼唤着一个个名字。夕阳下,他的身影和他的倭瓜们熔铸在一起……

我被眼前的这一幕感动了,一下子理解了祖父。祖父种下的不仅仅是倭瓜,他是一年又一年地在播种往事,播种信念和情感啊!圆圆的倭瓜们一个个生动起来,变成了一个个圆圆的历史,圆圆的故事……

秋天来了,祖父的倭瓜园一地果实。

王俊平漫画  
《不是包袱重》